

吳縣志卷第二十七上

輿地考

書院

紫陽書院在府學內尊經閣後康熙五十二年巡撫都御史張伯行建擇所屬高才諸生肄

業其中中奉朱子木主事聞帝書學道還淳四字額以賜是年伯行撥吳江縣水北庵僧

入官田以廩諸生

張伯行紫陽書院記東南文學之盛自言氏受業於聖門得其精華歸而教其鄉厥後英才蔚起代有其人故聲名文物甲於海內流風至今

不墜我皇上御極五十二年中間以文章大魁天下者三吳之士居大半孰非聖朝禮樂教化漸靡使然不佞中州鄙人謬膺簡命撫臨茲土數載於茲顧不能宣揚上德於萬一不有忝斯任乎竊念服膺於朱子之教有年稍能窺入室其餘雖各有造就而不無偏夫子設教洙泗及門之士三千有餘而惟顏曾為入室其餘雖各有造就而不無偏全之別及至後世尊德性道問學分門立戶幾成聚訟朱子之道迭明迭晦於五百年之間迄未有定論惟我皇上學術淵源躬行心得默契虞廷十六字之真傳獨深信朱子所云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返躬以踐其實遂歸於大中至正而無所偏純粹以精而無所於雜欽定紫陽全書以教天下萬世其論遂歸於一始知學者之所以為學與教者之所為教當以紫陽為宗而紫陽學異地度於學宮之旁材取不佞樂與多士格遵聖教講明朱子之道而身體之爰建紫陽書院地度於學宮之旁材取不佞樂與多士格遵聖於農隙之餘中為崇祀紫陽夫子之堂旁為諸生講學藏修之舍庖廩溫浴靡不畢具經始肄業以成其器矣夫工所為道者在人倫日用之間體之以心踐之以身蘊之為德行發之為事業非徒以為工文辭取科第之資已也諸士勉之施勿務華而離其實亦勿求精而入

於虛他日學成名立出而大有爲於天下庶不負不佞養賢報國之志云

雍正三年布政使鄂爾泰增廣學舍建春風亭於中
堂之西十一年帝賜帑銀一千兩令官置田十三年巡撫尙書高其倬撥給贖緩并變賣
廢祠銀置田乾隆三年巡撫都御史楊永斌奏請撥帑四萬兩生息增諸生膏火十年巡
撫侍郎陳大受以元和縣學訓導吳中衡請歲於田租內撥銀八兩供書院中朱子祀事
附以張清恪公伯行高文良公其倬十三年知府傅椿重修改大門爲東向十六年帝書
白鹿遺規四字額以賜道光二年巡撫魏元煜重修咸豐十年燬於兵克復後權借梵門
橋巷邵氏宅爲考校之所同治十年巡撫張之萬撥給藩庫銀六千兩生息增諸生膏火
十三年巡撫張樹聲重建舊地奏入帝書通經致用額以賜光緒二十八年書院之名改
稱校士館科舉停後即開辦爲師範學堂

附掌院題名

馮 昌

字孟容吳縣人康熙
癸巳科進士

朱啓昆

字敬齋湖廣漢陽人
康熙丁丑科進士

韓孝基

字祖明長洲人康熙
庚辰科進士

陳祖范

字亦韓常熟人雍正
癸卯科進士

吳大受

詳未

王 峻

字次山常熟人雍正
癸卯科進士

沈德潛

字確士長洲人乾隆

進士

廖鴻章

字南厓福建永定人
乾隆丁巳科進士

韓彥曾

字瀝芳長洲人雍正
庚戌科進士

彭啓豐

字翰文長洲人雍正

丁未科 蔣元益字希元長洲人乾
隆乙丑科會元

戊戌科 吳省蘭字隆成江蘇南匯人
乾隆戊戌科進士

乾隆壬辰 石韞玉字隆成吳縣人乾
隆庚戌科進士

道光壬午 董國華字琴涵吳縣人嘉
慶戊辰科進士

清人道光庚 程庭桂字榜香吳縣人道
光丙戌科進士

縣人道光乙 陸懋宗字雲孫常熟人咸
豐庚申科進士

已科進士 鄒福保字詠春元和人光
緒丙戌科榜眼

書院田

康熙五十二年撥吳江縣嚴墓田三頃七畝五分二釐五毫雍正十一年增置長洲元和二

縣田二頃八十一畝六分零 內開荒田三畝六分三釐八毫又低瘠田四十二畝十三年

增置元和縣田二頃七十八畝九分七釐八毫又二十三畝一分三釐內開荒田三畝乾隆

三十三年增置元和田五十畝九毫四十七年撥長洲入官田三十畝一分七釐元和入

官田二十三畝九分三釐三毫道光三年實存田九百五十一畝三分九釐二毫 內除乾

九年勸明坍荒田四畝咸豐十年兵燹籍亡同治四年巡撫李鴻章撥入正誼書院田若干

畝今共存實在田三千三百三十八畝五毫

內長洲縣田一千三百四十七畝二分七釐
元和縣田一千四百二畝六分二釐昭文縣

田三百十四畝
八分九釐四毫

又常熟縣沙田七百六十八畝九分三釐三毫皆附入賓興局徵租

馬志

正誼書院在府學東滄浪亭北嘉慶十年兩江總督鐵保江蘇巡撫汪志伊建

鐵保正誼書院記

州之域吳會山川秀麗蔚為人文余壬子歲典試是邦紫陽鍾山兩書院得人最盛自是督漕三年撫東兩載如淮陰之麗正歷下之濼源濟南各書院有者擴之無者創之公費不足者捐廉以補助之數年中掇科第者榮榮而惟江南壬子榜潘世恩中癸丑科狀元史致儼中已未科會元吳廷琛中壬戌科會狀進士二十餘人多一時名下士為近今所未有益信書院之關於文教其陶治而成之者有數矣茲當聖天子敦崇實學雅化作人巽命重申諄諄然猶慮士風之不古守土者不實力振興以培士氣正人心而徒欲藉文告之類挽回治道則先生按部袁江今春余復奉命總制兩江下車後擬即倡捐廉俸增廣書院會中丞汪稼門先生道無由治今共相籌議中丞毅然自任謀於方伯鄂公酌定款項歲三千金一切修脯膏火悉如紫陽書院例以白雲精舍及可園地為基址而顏之曰正誼夫誼者義也官正其誼則治期探本士正其誼則志在立身中丞清風亮節炳著人寰今又使多士束身名教爭自濯磨從此文治蒸蒸日上風古而民風亦與之俱古中丞之力居多子特首先倡議耳敢云與有成勞邪白下近增尊經書院乃方伯康公董其事規模大備教化聿新當亦道光二年布政使廉敬率屬捐銀一萬兩生息充費咸豐十年燬兩相輝映也夫是為記

於兵後巡撫李鴻章購中由吉巷民居改建初與紫陽書院俱以經藝課士至是乃專課

經解古學擇諸生十人肄業其中籌銀一萬兩為膏火之費同治十年巡撫張之萬撥給

藩庫銀四千兩生息增諸生膏火並增住院生五人十二年巡撫張樹聲重建舊地奏頒

帝書正誼明道額至光緒二十九年改爲府中學堂

（張樹聲改建正誼書院記）其略曰適事

合者今書院是也書院始於唐明主敎事如蘇州之蓋六館之屬與今靖鶴山皆是蓋祠堂之
先賢遺迹思而祀之請於朝廷設官主敎事如蘇州之蓋六館之屬與今靖鶴山皆是蓋祠堂之
屬與今書院同而異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朝夕坐於門疏引何書傳說大夫記爲父有
塾黨有庠術有庠序注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朝夕坐於門疏引何書傳說大夫記爲父有
師大夫爲少師新穀已入餘子皆入藝非上老平明坐於左塾庶老史坐於右塾中敎授蘇湖立鄉
達義治事兩齋又稱范文正閣十事之疏既安定始爲師考是時天下未定學法爲事者以禮
聘不以選授迨後又稱范文正閣十事之疏既安定始爲師考是時天下未定學法爲事者以禮
著爲令至於學不廢非即今紀疏而不選內課之法乎程堂李氏爲不深考乃謂後世立學未
宵聚弟子員於今學宮散而無紀疏而不選內課之法乎程堂李氏爲不深考乃謂後世立學未
貫而法然所習僅知古來之學本無不當也後世名存實廢之學始無失文昭遺意斯於古
學之法然所習僅知古來之學本無不當也後世名存實廢之學始無失文昭遺意斯於古
書院舊制有合焉余同以肄業人衆故分紫陽今院數不及半分之則彌少因明年將復正誼
書院舊制有合焉余同以肄業人衆故分紫陽今院數不及半分之則彌少因明年將復正誼
先生舍杭州爲之師經精舍廣州有學海至都蘇州獨無歲庚申當正誼建名而改課經解宮允馮
微所司籌理董發欽之二千事仍延宮允置田以歲損益爲脩脯膏火資餘購屋庀家具屬郡紳
觀察文彬籌理董發欽之二千事仍延宮允置田以歲損益爲脩脯膏火資餘購屋庀家具屬郡紳
院之式招諸生以舊若而人宿肄業以年較長者一人爲齋下之庶與安定學法合其端與
宋元郡縣學法合以漸幾乎三代上鄉學之法不爲役而適其海內如雲厚幸又考正誼書士盡通於
而蘇郡實爲權輿又安知正誼之法不爲役而適其海內如雲厚幸又考正誼書士盡通於
亦將以正誼爲權輿又安知正誼之法不爲役而適其海內如雲厚幸又考正誼書士盡通於
吾鄉汪稼門先生撫吳是歲嘉慶九年甲子貞元先生循以環之理有臨如此之巧合者一可異也夫已
去文運重新余亦以蘇撫充監臨改建是甲子貞元先生循以環之理有臨如此之巧合者一可異也夫已

代按此文爲馮桂芬作見顯志堂稿

附掌院題名

倪爲炳

字模園江蘇崇明人乾隆庚子科順天舉人

汪庚

字口口安徽全椒人嘉慶辛酉科進士

費振勳

字鶴江吳江人乾隆乙未科進士

吳頤

字口口長洲人嘉慶辛酉科進士

朱方增

字虹舫浙江海鹽人嘉慶辛酉科進士

余集

字蓉裳浙江仁和人乾隆丙戌

科進士

吳廷琛

字棟華元和人嘉慶壬戌科狀元

魏成憲

詳未朱琿

前見費庚吉

翁心存

前見

趙振祚

前見溫葆深

字明叔江甯上元人道光壬午科進士

馮桂芬

字林一吳縣人道光庚子科榜眼

蔣德馨

字必香長洲人

道光乙未科進士

朱以增

字念孫新陽人同治乙丑科進士

吳仁傑

字望雲吳江人同治乙丑科進士

陸懋宗

前見

書院田

嘉慶十年督撫撥給藩庫解存銀置田十九頃內除原業贖回實田一千八百六十九畝有

奇

內長洲田計五百八十六畝三分七釐九毫元和田計八百八十八畝四分零五毫昭文田三百九十四畝四分五釐

又撥給華亭縣入官田價

每年徵收息銀七百二十兩二十三年紳士捐置崇明縣永昌沙田五千八百三十三畝

有零二十四年增置常熟縣壽興新漲沙田一千五百四十九畝有奇

當時勘見九百六十五畝餘俱見影

水灘二十五畝有奇

租息由常熟縣徵解同治四年以後陸續撥款增置今實存田二千

三百二十三畝九分九釐九毫舊置田產盡撥入紫陽書院內長洲縣田一千七百七十

田四百九十三畝二分七釐六毫又租房一所在中由吉巷徐莊愍公祠左科舉停後與

紫陽書院田并歸入學款處開辦中小各學堂

學古堂在滄浪亭北正誼書院右光緒十四年江蘇布政使黃彭年建地爲可園舊基正誼

書院所未圍入者

〔諸可寶學古堂記〕學古堂之建也實惟著雍困敦之歲而落成於次年三月時則貴筑黃公來藩於蘇州公好學愛士不厭不倦先以翰林告

養日久主蓮池書院講席儲書分課幾輔至今稱道之蒞官後百廢具舉謂浙有詰經精舍粵有學海堂若鄂若湘若巴蜀若豫章無弗有藏書督課之地獨茲大邦闕焉未備甚

非誼也於是句敷庫帑得問款如千緡迺創築室購書之議度地於可園而基立已可園者水木明瑟庭宇清曠故爲正誼院長涇朱贊善之所居有記見小萬卷齋文集堂工

既它次第恢拓初成者書樓五楹顏其堂曰博約祀高密新安二大師之位樓儲四部書八萬卷以上至新譯泰西所謂重氣化電諸書非算一門一切悉隸算學樓之前進東面

池就許夫渠蔽水爲聽事三楹曰學古堂周以修廊曲達左右巽角爲亭臨水曰一隅於背小山梅林環之拾級而登其頂眺遠爲樓亭曰浩歌直北開小院爲居室五楹少後於

樓樓前迤西有桃杏梅李之屬數十樹編竹爲籬綠池岸以抵於門閣隸庖湍咸得其是冬合樓右之沈文愍祠址繼爲齋舍三成五楹取資於前青浦令錢君志澄所得三

千金成之最優爲講堂五楹於齋舍之南而規模始完美會公權巡撫事遂籌巨金二萬兩常存典肆取什一之息以供用聘學長雷深之先生主講席選高才生胡君玉搢章君

鉅爲齋長任典守漸陶之責嗣復拔余及門吳充之壽萱爲算學齋長示有專家察諸生之勤惰而以時攷其言行則委監院吳校官屢剛充之以余爲詰經舊生徒也於訓誥詞章

六書九數曾識途徑微令理董其事力已盡傲蓮池事例訂定課程率循越開堂論歲敬業樂羣彬彬可觀公欣然曰吾之心力已盡傲蓮池事例訂定課程率循越開堂論歲敬

寅相十月公移藩去今三月而卜來齋長暨諸生請爲位於北院春秋報祀與西齋凡所未
公規隨而視初刻之厚膏火廣其課額諸生愈鼓舞奮興孜孜胡君亦以優行第一異而賢
不備同積久而視初刻之厚膏火廣其課額諸生愈鼓舞奮興孜孜胡君亦以優行第一異而賢
言書舉院之北榜者十有三屈人王君則今方伯培植進士效選庶常改官爲部累科皆有雋者吳郡
後雖諸生謂余於此益信去年除令崑山秋九月將之官適廣公未竟志也余功過半齊
長與諸生謂余於此益信去年除令崑山秋九月將之官適廣公未竟志也余功過半齊
人書雅意不獲以諸不壁俾後之覽者有徵焉若夫師承之贊成弗替之本末觀縷如右爰屬先
君日記亥初刻石陷以諸不壁俾後之覽者有徵焉若夫師承之贊成弗替之本末觀縷如右爰屬先
生於丁亥初刻石陷以諸不壁俾後之覽者有徵焉若夫師承之贊成弗替之本末觀縷如右爰屬先
余使節誦集之地需漸欲損同年梁茵林方伯子洩所周旋爲賓從僕還之書院并加繕葺自爲
記竊以絃誦之地需漸欲損同年梁茵林方伯子洩所周旋爲賓從僕還之書院并加繕葺自爲
此舉誠知大體哉工峻余移寓始與園習滌磊石可憩廣容臺臨池可釣右亭可挹放顏曰堂
曰挹清池畝許畜魚可觀移寓始與園習滌磊石可憩廣容臺臨池可釣右亭可挹放顏曰堂
坐春爐可風可觀月四周廊廡可步出廊數武屋三楹冬日可延客池曰濯纓處蓋園外隔
溪卽滄浪亭故援孺子之歌可以濯纓也迤北復有小園有池曰上啓軒列碑五六
可放曩跡餘內舍可讀書可居眷屬而園境盡矣或曰世固以可名者也嘗論修曲樹崇樓奇
花美木不可殫狀而今殊樸謂之園可乎魯論紀子貢之問貧富曰可耳季文子三思而
不可而孟子稱孔子仕止久速可之謂理適於可之謂義可無多求耳季文子三思而
子曰可而孟子稱孔子仕止久速可之謂理適於可之謂義可無多求耳季文子三思而
廷安得再斯可言且天過則不可也晏子藏以君喧而不可臣曰可者非語近偏若固正其值乎可
止則止之時矣凡庸拒之在御誘其不可可以進於可止則余之責也於夫方伯之記但忝擁臬建新
者與之不可者豈庸拒之在御誘其不可可以進於可止則余之責也於夫方伯之記但忝擁臬建新

修之由他未及故爲補述吾又聞可國本名樂園取諸知仁樂山水而人或誤爲行
樂之樂乾隆間大吏謂行樂不可訓也遂易之曰可園云涇朱珩記並詳園林類
一年改爲游學豫備科三十三年又改爲存古學堂

文正書院在吳縣治東北禪興寺橋西宋咸淳十年知縣潛說友奏建祠於義宅之東詳見莊

祀公及公四子撥公田三百餘畝以公大宗子孫主奉祠事元至正六年廉訪僉事趙承

傳總管吳秉彝奏改祠爲書院不設教官以公嫡嗣主之元李祁文正書院記吳郡祀范

田義學以淑其族之人公沒而子孫世守之不廢然而未有專祠也咸淳甲戌郡守潛公

說友始請建祠而割田以供祀事公之子孫亦世守之不廢然而未有書院也至正丙戌

郡守吳公秉彝議請以書院易祠僉憲趙公承傳案行吳中是其議遂得請於行省

省上之吳公書中書議以茲事有關世道且不設教官而以其中孫之居嫡者世主之行

便乃下從其請公事來謁祠下式觀其祠祀專力殫改制而祁也幸際其會宜爲文辭

領江浙儒學以公事來謁祠下式觀其祠祀專力殫改制而祁也幸際其會宜爲文辭

既百二十年則取其家傳而徵之公之所至歲端拱已丑其沒也以皇祐壬辰至潛公爲守時

至吳公爲守時又七十年他郡縣且有祠焉比屋而羣處焉所以表異而褒崇之者宜

有加之於郡而反若不及是宜賢郡守之功也宜廟堂之上之從之也昔公以正大

之學卓冠羣賢以忠義之氣振厲天下其功之被當時而澤後世者固不可偏舉獨舉其

於橫渠張子以盛氣自負公復折之以爲儒者名教且授之以中
隆以師儒誘掖獎勸以成就天下之士且以開之爲世道統以廣之
夫蓋夫子之道與天地爲無窮凡范氏之子弟與夫子四方之來
窮然祠則改矣書院則既立矣凡范氏之子弟與夫子四方之來
雖詩爲其人畫也高山仰止遺貌人然必有所爲也我以公爲不
其不力者自畫也高山仰止遺貌人然必有所爲也我以公爲不
書院記至正五年龍集乙酉夏六月吉廉訪僉事趙公承億分巡中
公祠下拜瞻廟貌起敬慕作而言曰文正公以事德以功承億分
識則有功於洙泗道統之傳故其具文武全才出將則安邊却敵
憂後樂與先知覺道統之傳故其具文武全才出將則安邊却敵
主至上百官圖詆宰執下郡縣未嘗犯盛怒雖公坐摧抑曾弗少阻
后之克聖者乎當時天下郡縣未嘗犯盛怒雖公坐摧抑曾弗少阻
公始識泰山孫明復於貧賤中授以春秋遂以盛氣自負公時延學
師而河南程叔子實遇獎拔其後橫渠張子以盛氣自負公時延學
而後開學校隆師表蓋自六經堙晦聖人之道不傳爲治者質焉岡
補哉公之薨也所在廟食一以忠烈賜名顧茲在在公父母之邦所
食如之何僅享之於私第况今以國朝崇德報功在在公父母之邦
學卓識如文正公而書院莫如公建是缺典豈仰食於義廩者乎公
公以爲先公之功德學識誠如公所言顧范宗仰食於義廩者乎公
除人之賢者充主奉斯足矣官廩除山長則乞免焉義廩不自給使
族人而賢者充主奉斯足矣官廩除山長則乞免焉義廩不自給使
聞公之所建明即敍公所是二請於商省上帑之中書議工益世道
世主祠而行教於事便由是二請於商省上帑之中書議工益世道

則凡天下之士皆知之也。知其人之不賢，而思效之，可乎？子公之功，德學識，公知而言之。則凡天下之士皆知之也。知其人之不賢，而思效之，可乎？子公之功，德學識，公知而言之。

明宣德九年知府況鍾修。張明

為重而盡心焉。蘇郡實宋太師魏國文正范公桑梓之里，而其先塋義莊義宅義田義學

咸在故公之祠堂久建於此。事詳舊刻。西江况侯伯律以奉政大夫禮部郎中奉敕來守

茲郡政敷民安，百廢俱舉。嘗有事於祠下，顧瞻棟宇有圯，築者因喟然曰：茲責在我，弗急

所圖。易稱：上意即請於朝，用加修治。於是卜日鳩工，度材築基，撤舊易新，拓小以大，為祠

堂前後各五楹，後以奉公神象，前置累朝碑刻。東西有廊廡，東祀宋邵守潛公，咸淳中始

建是祠者也。堂東偏為書院，構用舊材，以其尚堅好也。院亦有堂，前為各三楹，揭以忠厚

舊扁，東西有廡，齋宿閤，性以及庖，瀉莫不有。其所舊額，揭之垣墉，周線規制宏壯，視昔有

公父子於其中，外為門，屋三間，亦仍以文正書院舊額揭之。垣墉周線規制宏壯，視昔有

加凡所用度一皆出粟之羨，貯於官孫以經始，其成主德甲寅六月三日畢工。於九月十日

侯謹率僚屬暨學官諸生合范氏子孫以經始，其成主德甲寅六月三日畢工。於九月十日

祠宇再新，既賴郡守盍醵石鐫辭，用著不忘，遂以屬予。忝為公郡人，於斯盛事，在所當

之先三世

並詳壇祠

四十五年巡按御史董堯封萬曆二年巡按御史邵陞相繼成之

袁洪

陸

又建先憂閣

皇甫訪記

四十四年巡鹽御史胡繼升修崇禎六年颶風摧圮裔孫參議允臨主

奉安柱重修清康熙二十年裔孫浙江巡撫承謨修三十四年裔孫兩江總督承勳修四

十四年帝南巡賜額曰濟時良相乾隆二年裔孫太學興禾大同知府瑤重修十六年帝

南巡賜額曰學醇業廣咸豐十年燬同治中重建然課士則自明以來廢弛已久

太湖書院在洞庭東山舊名仰雲書塾嘉慶二十一年太湖廳同知羅琦建咸豐十年燬同

治十一年同知朱守和重建改今額延俞蔭甫太史主教席

舊志

附已廢書院

學道書院祀吳公言偃初在府城東南隅

舊長洲縣學南

宋咸淳五年知縣趙順孫營度武狀元坊

北普賢子院故址未成去黃鏞繼知府事成之奏以學道爲額選言氏與先賢後及民間

俊秀教之別建殿曰燕居以奉先聖建堂曰師友淵源齋凡四曰正己選賢問禮知本撥

官田以贍士又別爲育材莊專充言氏子孫費六年落成

講行釋榮禮山長陳宗堯升堂講學道愛人之義堂講顏堯煥

胡應清分講論孟衣冠森列聽者充然宋陳宜中學道書院記昔者夫子講道齊魯之郊從遊多北方之士由句吳之墟登聖門者獨吳公子游一人今常熟其故里也宋興崇

尙文治吾夫子之祀徧天下雖以關洛大儒乾淳諸老得聖學於千載之後凡其過化而鄉則未構非前此司人風者闕歟今樞密趙公順孫守吳日卜地於府城文政坊之南甫經始而召余友黃侯鏞之鳩工度材命元僚陳宗亮董其事三閱月而堂成請於朝扁甫以學道書院取愛人易使之義而屬余記之余按公以文學列四科嘉言善行可傳者不獨此二語乃親得於聖人而見於用復以印可於聖人者夫學之爲儒者事人所知也

武城弦歌乃合君子小人而使之既聞於斯道夫子莞爾笑又直與說開與點意同是其爲義豈不與後之學異哉思昔三代盛時聖教流行滿天地之間無非道舉天

下之人無不學康衢童子如詠舞雩中休武夫如見大寶漢廣游女如在彼上由後世言雖若未嘗學問而其所見詠話章句豈能傳之哉流風未遠列國遺民塗歌巷詠發

乎情而止乎禮義先王之澤夫子數墨者所殘篇而存之非但終古遺音寥寥於後而其吟詠情性於辭意之外亦非尋行數墨者所能知也道在天地終古常新何嘗能爲天下

公而今幾爲君子隱耶名此義所以慨然於正學絕續之際想弦歌之聲而不可得聞猶幸登斯堂者能有感於命名之義人心未喪斯文或因續之而興起也嗟夫知學則知道雖

窗草池蓮亦足以起吾意何異親得聖人而師事之學非聖人之所謂學與其白首窮年而卒無得於此會不起吾意何異親得聖人而師事之學非聖人之所謂學與其白首窮年

所居邦人至今質而無華伯之遺也記曰甘受和白受采吳人有其質矣使以公之學而文之進於道者其不彬彬矣乎余故樂書之庶居是邦者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云咸淳七年

陳宜中撰

以下九賢元初總統楊璉真伽據爲僧司田悉奪去至元二十九年山長祖宗震金德修

市徐貴子橋高氏園第改建尋廢明嘉靖二年知府胡纘宗以景德寺改建門扁曰東南

鄒魯堂曰學孔自爲記塑言子象於中後爲講堂堂後爲弦歌樓

明胡纘宗重建景德寺道書院記吳有學道書院尙

矣孔門言子南人也封吳公宋咸淳初知府黃公黼奏立書院以祀公而教育其子孫復
址在郡城西隅直錦帆涇之上元初奪於豪僧至元間山長祖以宗震輩改創之元末孫復
奪其概歎曰朝事有若緩而實急者其不克復迹乎雖然無所因而為之吾懼其勞且侈也既
得行視其佛老之宮請於巡撫廬陳公鳳梧督學光而近南公臨通衢形勢宏敞欲即舊改
為之然不敢專也因請於巡撫廬陳公鳳梧督學光而近南公臨通衢形勢宏敞欲即舊改
報可歲乙酉四月愛始興公主其象設堂其北為師生講受之所曰文學堂其南為門西稍
北為儀門又北為堂中與公撤其學孔堂之北為師生講受之所曰文學堂其南為門西稍
增作齋舍以居諸生之學道者凡弟子之俊秀者俾講讀其中焉功既訖宗周凡若士
須其成以居諸生之學道者凡弟子之俊秀者俾講讀其中焉功既訖宗周凡若士
子釋菜以告成先王而歌泮宮之詩及其落弟之傳而守之廢垂三百年及今而復不可
記予惟周道衰先王之教熄賴孔子及其弟子之傳而守之廢垂三百年及今而復不可
真然以高弟稱聖門盛矣顧其曰然者皆是非盡於今之君子所能而已蓋聖道之精蘊
之心見之言而達之政事凡其然者皆是非盡於今之君子所能而已蓋聖道之精蘊
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彼所謂識其大者非歟今去聖益遠雖政與代移
俗隨化易而吳之文每先天下蓋非公也則誰啓之君子授禮意原人情循報本之義則今
日之舉固不可緩哉惟人才之作養則法學校存焉條貫是乎拔其尤而備焉以待天下
玩常惕故則勸督作興之意當有出於法令之外者於是懿以求所謂學道之實則諸君
用亦識先正之言不廢歟若夫其間非行也諸君子於是懿以求所謂學道之實則諸君
有事者先正之言不廢歟若夫其間非行也諸君子於是懿以求所謂學道之實則諸君
之以勸夫嗣政者俾勿壞焉十八年巡按御史趙繼本十九年巡按御史舒汀踵修徐道
石且勸夫嗣政者俾勿壞焉十八年巡按御史趙繼本十九年巡按御史舒汀踵修徐道
書院記聖賢道被天下萬俗始一變迨言公北學而孔子之道漸於吳身斷髮混於龍蛇自
泰伯之至德延陵之高風俗始一變迨言公北學而孔子之道漸於吳身斷髮混於龍蛇自
之下學者益衆三千焉而產於吳者惟公一人豈非振古之豪傑哉祭法有聖功於民則祀四

之歸公儒其功不在秦伯而能不遠數千里廟廷受業於孔子傳聖學以淑諸鄉人一洗其陋
平江府黃齋始奏立書院祠祀公而揭之曰學道蓋取公愛人易使之訓也厥後寺重建
常志弗可攷明興百五十年天胡公績宗來知蘇州崇正關邪特即於城西廢寺創不
書院以修祀事披士之尤俊者絃誦其中洋乎溫公繼本行部顧瞻祠宇喟然歎曰郡
二十以梁傾垣圯日浸以敷嘉靖辛丑巡按御史趙公繼本行部顧瞻祠宇喟然歎曰郡
先賢之廟而蕪焉是吾責也遂命知吳縣張侯道修葺之自學禮之堂絃歌之樓揖文爲
所以至門廡齋舍咸飾加新焉君子謂趙公之爲政得風化之本矣工既訖張侯揖文爲
記縉惟孔子之道爲高第子而有以武城以禮樂爲教弦歌之聲四達孔子聞而歎之則其
親學聖人之道爲高第子而有以武城以禮樂爲教弦歌之聲四達孔子聞而歎之則其
學道之語宛然如見之多於政矣而况生於吳郡又非過化之地之精微求之於心墨井至今猶存
先賢風旨宛然如見之多於政矣而况生於吳郡又非過化之地之精微求之於心墨井至今猶存
出爲世用以行其所學以成善治特舉而措之俗耳書院之舉寧又何異觀薰而炙之者乎於是
御史舒公汀繼至既遷長洲學宮仍督書院之成崇尙正學因得善裁時趙公以報命去
公廷興教復古張侯協謀効力乃安神棲乃暢儒風夫諸公之用心若此其視拘拘於簿
書期會之俗成俾是東南移爲鄒魯道化之盛庶永永無替乎三十年知府金城改爲督糧
舉使之俗成俾是東南移爲鄒魯道化之盛庶永永無替乎三十年知府金城改爲督糧

道署遷書院於共社學

舊縣志

金鄉書院在西市坊明嘉靖二年知府胡績宗因永定廢寺之半建寓公堂奉澹臺滅明主
以滅明嘗東游寓吳也滅明封金鄉侯故以名書院又以吳之寓賢宋尹肅公焞魏文靖
公了翁耐焉後爲正大堂旁列號舍俾士之遠處鄉僻始入城郭者肄習其中

明胡績宗寓公堂記

昔周之季孔子講業齊魯之郊中國之士俊拔自殊者大抵皆自與弟子也當是時吳猶以蠻服擯然言子游躬跋山川而北學於孔氏其宰武城所自與以爲得人者曰澹臺滅明也夫子嘗云以貌取人吳有澹臺羽澹臺氏殆是也夫子門者乎吳僻在海隅其君不得與也中國諸侯會盟或者陋焉而志游北學而得其精華子羽東游而樹其風亦不可諉也千載而下使人有慨焉嚮往之志人知子游之淵源於吳而孰知子羽之風亦不可諉也哉夫子必有倡也夫學必有本也夫政必有綱也夫禮必有報也士倡則從學本則達政網則舉禮報則稱舍是而言治未見其爲善治也舍是而言化未見其爲善化也吳故有學道書院專祀子游歷唐宋元以入我明或存或廢而澹臺氏無聞焉續宗忝守吳郡既復學道書院爰因佛廬之廢者復建金鄉書院金鄉固子羽之封也中爲萬公堂貫子羽象而嚴事焉復得宋賢之寓吳者曰尹和靖相煒魏鶴山了翁遂用附之後爲正大堂旁列書舍以郡之良子弟肄其中而以孔氏之道相切劘焉庶仕者知所勉而學者知所勸孔氏之風其有興乎事既竣因文萬曆初廢崇禎九年巡撫都御史張國維卽書院旁理刑而陷之壁間俾後來者勿有歎

公署改復舊規後堂祀贈翰林院待詔朱陛宣今廢

馮志

鶴山書院在南宮坊初宋參知政事魏文靖公了翁講學於蜀之白鶴山下學者稱爲鶴山先生端平三年理宗書鶴山書院四大字以賜後致仕卒詔賜第宅於蘇州有高節堂事心堂靖共堂讀易亭元至順元年了翁曾孫起請於朝願卽蘇之故居設學奉祠學士虞集奉敕題鶴山書院額元虞集鶴山書院記昔者儒先論道統之傳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至於孔子而後學者傳焉顏子沒其學不傳會子以其傳授之聖孫子思而孔子之精微益以明著孟子得以廣而充之後千五百年以至於宋汝南周氏又深有取於曾子之學以成已而教人而張子厚氏又多得於孟

子道也顏曾之學均出於夫子豈有異哉因其資之所及而用力有蓋天運也而一然則小
人又皆竊取其緒餘微倖邪說以爲之禁士大夫深蹈其禍而學方乃自絕以苟全及其魏華
父氏起於周程張朱四子下易名爲以尊其統而接其傳非直爲之弊也及既得列祀孔廟而
倦焉乃以屬諸魏氏升河邵氏陳水司馬氏新安及我聖朝奄有區夏至於延祐我朝許文
治益盛仍以四君子之公論固以與之新矣朱氏廣漢張氏東萊呂氏與我朝許文
文正公志也何幸親從聖明魏氏朝哉今天下學者隱居吳中凡讀儒書而有感焉往此吾曾
大父之志也何幸親從聖明魏氏朝哉今天下學者隱居吳中凡讀儒書而有感焉往此吾曾
學宮而我先世鶴山書院爲講誦之舍奉祀先君子而推明其學靖州者存不亦幾而曾大父
實葬吳中先廬在焉願規爲講誦之舍奉祀先君子而推明其學靖州者存不亦幾而曾大父
子秋乃來九思師得侍左右因及魏氏所傳之學與其孫起之志上皇帝在奎章閣題思鶴山無
爲博士柯九思師得侍左右因及魏氏所傳之學與其孫起之志上皇帝在奎章閣題思鶴山無
致乎典禮會通之大臣諸魏氏之爲學即物以明義反身以求仁審夫儼然立文藝之大細以推
書以夷險而少變來諸儒誦垂世又足以作新乎斯人蓋庶幾乎不悖不惑者矣夫聖賢之
要然而古人之遺制前哲趨乎結言或存於其間蓋有不可廢者斯者誦習其成言惟氏祖
述而發明之於身識之事若將略焉則亦有所未盡者矣况乎近世之弊好尚鹵莽其求
於此者或謂未切於身識之事若將略焉則亦有所未盡者矣况乎近世之弊好尚鹵莽其求
相承既無以明辨其是非而損益之器度數之幸又有者又於此察其本原誠使有爲於世可
聖人制小戴之意而爲革損益之器度數之幸又有者又於此察其本原誠使有爲於世可
周官大器之戴不離而有以正其臆說正義之文據事此正類而錄之以禮爲之九經要義其志將
見夫道器之戴不離而有以正其臆說正義之文據事此正類而錄之以禮爲之九經要義其志將